

大智度論
第一講
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

上課大綱
緣起

佛為什麼要講大般若經？

- 一、為了廣說大乘菩薩行。
- 二、為了讓修念佛三昧的菩薩能得到利益。
- 三、佛接受勸請說法，因此說了甚深的般若波羅蜜。
- 四、為了證明佛是一切智人。
- 五、宣示諸法實相，以斷除一切眾生的疑問。
- 六、為了斷除邪惡人貢高我慢的心。
- 七、為了讓人信受佛法。
- 八、為了使眾生歡喜。
- 九、佛是大醫王，採集各種法藥給眾生服用。
- 十、為了要斷除某些人的想法（認為佛和凡夫相同）。
- 十一、為了救拔墮在兩邊的眾生令入中道。
- 十二、為了說明生身供養和法身供養的果報。
- 十三、為了說明阿鞞跋致和阿鞞跋致相的不同。
- 十四、為了說明魔幻、魔偽、魔事的內容。
- 十五、為了種下將來世人供養般若波羅蜜的因緣。
- 十六、為了要替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人授記的緣故。
- 十七、為了要說第一義悉檀相。
- 十八、為了讓長爪梵志等大論師相信佛法。
- 十九、為了要說諸法實相。
- 二十、為了要說無諍法的部分。

各位居士大德！阿彌陀佛！

我們今天開始介紹大智度論。這部論是誰造的呢？是龍樹菩薩造的。由誰翻譯的？就是由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這部論。龍樹菩薩是根據什麼來造這部論呢？根據大般若經。龍樹菩薩因為造了這部大智度論，而被我們中國尊為八宗之祖，就是八個宗派的祖師，因為這部論的關係，我們就知道這部論的重要性，還有它的內容是多麼的豐富。不管今天修的是那一個教派，其實都能夠研讀這部大智度論，是非常非常殊勝的，因為它講的是般若波羅蜜的部分。不管我們要成就那一個宗派，其實都是以中道實相為正見、作為引導，修任何一個教派都很快就能夠成就，所以我們就知道這部論非常非常的殊勝。八個宗派是那八個呢？就是禪宗、淨土宗、律宗、密宗、三論宗、天台宗、華嚴宗、還有唯識宗。這八個宗派的祖師，都奉龍樹菩薩為祖師。

大品般若經一共有多少品？有二十七卷，有九十品。前面六十品是般若道，後面的二十四品是方便道。從第一品到第六品是佛對舍利弗等上根人說法的內容；從第七到四十四品，是佛命令須菩提，須菩提我們知道是解空第一，因為他常行空三昧，所以跟般若波羅蜜所說的空相應，諸法空相相應，所以佛就命令須菩提為中根人說法，這個是從第七品到四十四品的部分；從四十五品到九十品，就是佛對下根人說法，對我們人或是天，諸天跟人，這個下根人所說的內容。這就是整個大品般若經，大概就是介紹這些。

由鳩摩羅什來翻譯。為什麼只翻了一百卷？實際上，他如果要全部翻出來的話，就是龍樹菩薩造了大智度論，如果要全部翻出來的話，就將近一千卷。可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簡單，一千卷的話太多了，鳩摩羅什法師就省略，把精華結集起來就只翻了一百卷，所以我們現在要讀的大智度論就只有一百卷的內容，將近是十分之一而已，只翻譯了十分之一。可是還是非常僥倖的，就是只有大智度論，現在全世界只有我們中國有，因為我們翻譯之後就一直流傳下來，沒有被毀滅。其他的不管是梵文、巴利文、還是藏文，都已經看不到大智度論這一部論。雖然只有一百卷，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難得的。

既然大智度論是依照般若經所造的，佛為什麼要說大般若經呢？我們現在就把這個緣起做一個介紹。各位可以看到銀幕上，我們把緣起歸納成二十個，這個是在大智度論一開端，卷一的地方，就把緣起——佛為什麼說大品般若經的緣起做了一個介紹。我們把它歸納整理成二十個重點，來一一為各位介紹。

首先，我們知道為什麼叫做「大智度」？「大」就是摩訶；「智」就是般若；「度」就是波羅蜜，就是摩訶般若波羅蜜。原來這麼熟悉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就是大智度，就是佛引導我們如何以大智慧到達解脫成佛的彼岸，這就是整個大智度論要告訴我們的。可是這個大智慧是什麼呢？就是中道

實相、諸法實相的道理。所以我們就知道整個大智度論，或是整個摩訶般若波羅蜜，這個小品般若經，實際上要講的就是諸法實相的道理。這個中觀正見，它是我們成佛的根本，因為只有這個智慧，能夠斷除一切的無明。所以，般若波羅蜜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契入中道實相，或者是明白諸法空相的道理，才能夠真正的斷除一切的無明煩惱，其他的小智慧是沒有辦法斷除的。如果我們學佛修行，一直沒有辦法契入中道實相的內容的話，不管我們今天修學那個宗派、修習什麼法門，都很難成就，就是因為不明白諸法實相的道理。我們今天選大智度論來共同研討，也是希望諸位都能夠很快的契入諸法實相的道理。

我們現在就講佛說小品般若經的因緣。佛不會沒有事情，或是只是小小的因緣，然後自己來說法，一定是有大因緣，然後才會說這個小品般若經。什麼樣的大因緣呢？

第一個，佛為了廣說大乘的菩薩行，所以說小品般若經。佛為小乘聲聞人說法的時候，不會談到菩薩，不會談到大乘菩薩法，也不會說菩薩修行的種種法門，他就說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，或者是無明緣行、行緣識……十二因緣，因為如果只是要自己解脫的話，實際上不必明白諸法實相的道理。佛為了想要自我解脫的聲聞、或是緣覺這樣的小乘人的話，就不用說到這麼難懂、那麼難了解、那麼難見的諸法實相的道理，不用。因為只要破見思惑就可以了，塵沙惑、無明惑不用破除就可以自己解脫，證得涅槃。所以還有塵沙、還有無明惑這兩個是不用去解決的問題，所以就不用了解諸法實相的道理。可是如果為了眾生，要度盡一切眾生，要自己開悟解脫成佛的話，就非得要了解諸法實相的道理，才可以真正的圓滿究竟成佛。只是破見思惑，只能斷除我執這個小智慧，是沒有辦法開悟成佛的。所以佛第一個大因緣，為什麼要說小品般若經，就是為大乘菩薩說的，希望引導他們開悟解脫成佛。這就是第一個因緣，為了要詳細說明大乘的菩薩行，所以說般若經。

第二個原因，就是佛為了要讓修念佛三昧的菩薩能夠獲得利益，所以說小品般若經。這個在大智度論裡面有談到，修念佛三昧的菩薩，佛要怎麼幫助他們最快的契入？尤其是實相念佛。因為明白諸法實相的道理，你可以直接契入中道，直接當下念佛三昧就現前。所以它勝過只是口念，持名念佛，或者是觀想念佛，或者觀相念佛，可以直接就契入實相念佛的境界，直接斷除無明，不用慢慢的一步一步，從破見思、塵沙，可以直接就破無明，證得品位也最高，可以證得上品上生，是輕而易舉的事情。所以修淨土法門，平常修念佛三昧的菩薩，如果能夠明白諸法實相的道理，也是有助於他念佛三昧早一點成就。這個是第二個原因。

第三個原因，就是佛他接受勸請轉法輪的時候，接受勸請轉法輪，就是佛在菩提樹下成佛的時候，諸天都來勸請。我們人間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不知道已經有人成佛了，可是諸天他們有神通知道，所以知道佛

在菩提樹下成佛。大梵天、大梵天王、還有色界諸天、帝釋天、欲界諸天、四大天王，都紛紛到菩提樹下佛面前，請佛不要入涅槃，請佛為眾生說法，轉妙法輪。佛當時就接受了諸天的勸請，決定來說法。但是說什麼好呢？諸法當中最深的就是般若波羅蜜，所以佛就決定，轉法輪是以什麼為主？最主要的內容，就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為最主要的內容，它也是佛法當中最深、最難見、最難解的部分。這也是佛為什麼要說大品般若經的第三個因緣。

第四個因緣，就是為了證明佛是一切智人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這就是因為有人懷疑，說怎麼可能有一個人，祂的智慧通達無礙，能夠了知一切法？因為一切法無量無邊，怎麼可能有一個人可以知道無量無邊的一切法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佛為了要破除他們的疑惑，就說了大品般若經。因為大品般若經既然是講諸法實相的道理，當我們契入諸法實相，當然就能夠了知一切法，通達無礙的智慧現前，是一點都沒有問題的，所以佛就能夠證明祂是一切智人。

第五個因緣，就是佛宣示一切諸法實相，以斷除一切眾生的疑結。這就是說有一些眾生是應該得度的，可是因為佛的大功德、大智慧，很難被一般人所了解，所以一般人就會去親近那個他聽得懂的，跟他生活週遭有關係的，他就很容易接受。像我們現在也是，學佛修行的人當中，這個現象也是很明顯的嘛！講比較深的經論的時候，就比較少人會有興趣，或是比較少人能夠理解聽得懂。可是你跟他講算命、風水，馬上那個眼睛就發亮了，不管他學佛修行多少年，都抵不住人家一句說：你那個風水有問題喔！你今年犯太歲喔！還是你應該去安太歲！還是你今年的運勢比較低！學過算命的都知道，運勢五年轉一次、五年轉一次，所以八字排出來之後，就把大運排出來，所以就知道一歲到五歲、還是五歲到十歲，五年轉一個運，一看就知道幾歲到幾歲，要特別小心注意。聽說今年會有血光之災的怎麼辦呢？就去捐血嘛！有的人的血人家不要接受，什麼貧血也不可以、血小板太少也不可以、什麼血紅素太少也不可以、還是怎麼樣……那沒有辦法捐血的怎麼辦？還有一個辦法——你看大家都醒過來了嘛，對不對？馬上就有興趣了——就去放血。中醫針灸有幫人放血的，放放血不但對身體健康有幫助，而且還可以化解血光之災。還有很多方法；風水方面的，就是你那一邊要放一個八卦鏡、還是凸面鏡、還是什麼五帝錢；那邊懸掛水晶球、蓮花燈，很多方法的。所以一般人都會對這個很有興趣，什麼摩訶般若波羅蜜？聽了就想要睡覺！所以佛法這麼深奧的道理，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。而且一般人是對世俗的、日常生活、他週遭的人事物、或者親人，他是特別關心的。所以他就覺得說，照顧我們週遭的親人所有的事情，事業要順利、婚姻要美滿、子女要孝順、還要賺大錢，這就已經很難顧到了。這全部顧全就已經心力交瘁了，好像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跟精力，再去聽聞佛法，或者是再研讀一個什麼、還是修一個什麼法門，好像也沒

有那個時間跟力氣。今天能夠坐在這邊的各位大菩薩，都是宿世善根深厚，所以跟一般的情況不太一樣，可是畢竟是少數嘛，對不對？各位都是少數中的少數。可是一般的世俗間的人，都是追求名利，每天非常忙碌的，畢竟這樣的比例比較多。所以當時在印度的情況，佛在世的時候也是這樣子的，所以反而是那些邪師外道說的一些邪法來誘惑人的，反而一般人比較容易相信，比較容易接受。所以對佛的境界，總覺得太高、太深、太遠，很難去接受。因此走入邪道的就比較多，一直都沒有辦法契入正法。所以佛爲了憐愍這些應該可以得度的眾生，所以說了大品般若經，希望能夠幫助他們從邪道當中，引到正道上面來。

第六個，佛爲了斷惡邪人貢高邪慢的心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這就是有些邪惡人，他是嫉妒佛、毀謗佛，所以他說佛的智慧也沒有比一般人高，祂只是會幻術而已。祂會施種種的咒語，用種種的幻術來迷惑世間人，祂只不過是用這種伎倆而已。所以這麼邪惡的人，佛就是爲了要斷除他們自以爲是的貢高我慢——這種是屬於邪慢人——因此說了大品般若經。大品般若經，不是說一些幻術來迷惑人的，他說的諸法實相，是完全的正知正見，這樣當然就可以降伏這些貢高我慢的邪慢的人。這就是佛爲什麼要說大品般若經的另外一個原因：直接說以大智慧成佛的方法。這下就不會輕視、也不會毀謗了。

第七，佛爲了要讓人信受。信受就是讓人相信佛法，然後接受佛法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要讓人家相信佛法，說法的人必須要非常的殊勝，所以在《大智度論》裡就介紹，佛祂是證到什麼樣子的境界。說法的人必須要很殊勝，祂所說的法，別人才願意接受，才願意相信。只有佛證到十力、四無畏，就是佛的境界——祂的自證境界。祂是完全開悟解脫，心已經得到自在的，已經成佛的人。所以像這樣子的大師，實際上祂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辦得到的，所以祂所說的法應該也能夠相信、也能夠接受。這就是說，祂自己隨時都安住在這個大涅槃的境界當中，自己證到佛的境界，而且還可以幫助一切眾生達到開悟成佛——就是轉妙法輪，做獅子吼來利益眾生。這樣不但自利，而且還可以利他。這樣的一個大師，我們是可以去相信、可以去接受他所說的法的。

第八，佛爲了要讓眾生歡喜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到底是有什麼值得歡喜的事呢？就是當時大部分的眾生，我們剛剛講的，都是被邪師外道所迷惑，都墮入邪見當中。只有佛可以破除這些邪見，降伏這些惡師外道。所以像這樣的大師，不是很容易遇到的，是非常難遇、難遭、很難遇到的，是非常殊勝的，所以祂又能夠爲我們開演這個甚深的般若波羅蜜——從聲聞乘、緣覺乘，一直到菩薩成佛，所有的內容佛都能夠說法，度盡一切的眾生——所以像這樣難遭遇的大師，我們今天能夠聽聞是應該非常歡喜的，這就是爲什麼能令眾生歡喜的原因。

第九，佛爲大醫王，採集各種的法藥給眾生服用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

因爲長久以來，我們眾生都是被這個煩惱病所苦，沒有人能夠醫治。外道邪師呢？他只能誤醫，或是耽誤我們的病情，並不能真正醫治我們的無明煩惱的病。只有佛這個大醫王可以，祂開了種種的法藥讓我們服用，所以只有佛這個大醫王，祂能夠知道眾生有什麼病，還知道病的原因出在哪裡，還有對治的方法，更重要的是絕對不會再復發，這個病治好了不會再復發。譬如說，祂教我們怎麼樣破除無明，你明白諸法實相的道理，就能夠破除無明。無明一旦破除了，還會不會再生起無明？就不會了。所以這個病治癒之後是不會再復發的。可是邪師外道就不一定能夠看得準，不一定能夠對症下藥，也不一定能夠保證這個病不再復發。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，佛爲大醫王，開種種的法藥給眾生服用，而說了大品般若經的另一個原因。

第十個，是佛爲了要斷除某些人的想法。因爲有些人認爲佛跟凡夫並沒有什麼不同，所以佛一定要把這個原由說清楚，所以說了大品般若經。因爲有些人他心裡想說：佛和普通人一樣嘛！因爲釋迦牟尼佛示現出來的，就跟凡夫沒有什麼差別啊！祂也會生病、祂也會老、然後祂最後也會死，祂肚子也會餓、也要吃飯，祂也會冷、祂也會熱，所以祂表現出來跟我們一般凡夫並沒有什麼差別嘛！所以就有人懷疑，佛到底跟我們一般人有什麼樣不同的地方？因爲祂示現出來的是完全跟凡夫相同的。所以佛要爲這個事情來說明，祂只是一種示現，就是佛所謂的八相成道，只是順應眾生，要度化眾生所示現的種種方便，這樣而已。像佛的身，佛的法身是沒有辦法測量的。所以在《大智度論》的前面，緣起的部分就有講到說：那個大梵天王的諸天祖父，就是大梵天王的父親的父親的父親，就是祖父曾祖父，就是他們的祖父輩們，不是大梵天王現在才開始，從他的祖父那一輩就開始，想要測量佛的身體，可是一直都沒有辦法測量，那就是說明佛身是不可測的；另外在佛初轉法輪的時候，也有他方世界來了一位菩薩，叫做應持菩薩。應該的應、保持的持，應持菩薩，他也是想要測量佛的身體，可是他一直往上、一直往上，通過了虛空無量的佛刹，還是沒有辦法測量佛的身體，再往上方的，一直到華上佛的淨土，也一樣沒有辦法測量。就是他不管到哪裡，看佛的身量大小跟原來沒有差別，可是他就是沒有辦法測量。這就是佛身不可思議的地方。爲什麼呢？我們明白諸法實相的道理，就明白爲什麼佛身不可測量。因爲佛是以法爲身，叫做法身。佛證得法身，就是以法爲身，這個佛身，佛的法身就等於諸法實相，諸法實相是不可測量的，所以佛的法身也是不可測量的。我們明白諸法實相的道理，就知道佛身是不可測量的。所以祂一定是跟凡夫不同的。我們也知道佛一出生的時候，走了七步，然後說了一個偈語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。從此以後，祂就不再走路，也不再說話了。大家都知道佛出世的這個故事，其實，佛祂的身體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測量的，或者是想像的。可是祂爲了要度化眾生，所以祂必須示現跟凡夫一樣。佛如果從出生開始，從小到大，一直能說話，一直能走路的話，一般人就會懷疑啊，說祂是不是妖怪？

還是什麼？爲什麼祂出生就會講話、然後會走路，一直到大，都跟一般人表現的都不一樣？祂不是天龍來轉世的，就是鬼神所變化的？這樣跟我們凡夫不同的一個鬼神所變化的身體，祂所修的法或者祂所說的法，就不適合我們一般人來修的，一定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的，因此就斷了什麼？開悟成佛的路子。所以佛就必須要示現跟凡夫一樣，要出生啊……就是八相成道，整個都是示現而已。還要從小嬰兒、小孩，還要經過青少年，還要示現在四個城門見到老、病、死的苦，然後生起了出離心，然後半夜躡家，然後去出家，這都是示現給我們看的啊！釋迦牟尼佛已經成佛八千次了，祂其實一出生下來就可以到菩提樹下直接成佛，可是他爲什麼要示現跟凡夫一樣呢？還不是爲了度化我們，所以祂的行徑不可以跟一般人不一樣，所以祂就要示現出家，來求這個了生死的方法；其實佛在上一尊佛，就是迦葉佛的時候，祂其實就已經在修行持戒了，祂也已經能夠嚴持戒律，在修行正道，可是佛祂還是要示現修行了六年的苦行，來求這個道法。修了六年的苦行，也是示現給我們看的；佛祂雖然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教主，可是祂要成正覺之前，也是示現說破除魔軍，然後才開悟成佛，才成等正覺，才成佛，這也是示現給我們看的。就是降伏魔軍之後，然後才能夠成就，也是表示我們要成佛之前，也是要降伏一切的魔軍。所以我們知道，佛的八相成道，都是爲了度化眾生而做的種種方便示現而已。所以佛的身體，實際上跟凡夫是不同的，是不可思議、不可測量的，這就是第十個，爲什麼佛要說大品般若經的原因。

第十一個，是佛爲了要救拔墮在兩邊的眾生令入中道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這就是有一些應該度化的眾生，可是他卻墮在兩邊。有一些他是因爲沒有智慧，所以只追求身體的快樂，所以佛祂要示現樂行非道。所以祂雖然貴爲太子，將來是要繼承王位的，可是祂居然出家。可見世間上有比國王、王位還要再更殊勝的東西，祂才願意棄捨這個世間的。一切世間最高的就是王位了嘛，在萬人之上的就是國王嘛，可是祂居然可以棄捨，然後去出家。這就是要示現給我們看的什麼？樂行非道。如果我們一方面要追求世間的享樂、名聞利養，然後一方面又想要學佛修行成道的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想要走那個樂行想要成道，這樣一個墮在樂這一邊的眾生，也是沒有辦法成就的；另外還有一種，就是一意的來行無益的苦行，就是百般的來折磨自己。像印度的一些苦行外道，並不是說修行吃點苦不應該，不是，修行任何的苦都應該吃，可是這個苦，是可以趣向涅槃解脫的這個方向，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，那個苦就沒有白吃。可是沒有任何益處的、不能夠趣向解脫涅槃的這個苦行，就是沒有任何利益的苦行。所以佛也爲我們示現祂修了六年的苦行，然後放棄了，所以祂不是苦行成就的，然後祂說了一句話，說：「苦行非道」。才到菩提樹下打坐入定。所以佛做出家這樣的示現，告訴我們說樂行非道；再示現六年的苦行，說苦行非道。目的是什麼呢？就是要幫助落在兩邊的眾生能夠契入中道，這樣才能夠證得

涅槃解脫。這就是佛爲什麼要說大品般若經的原因。

第十二，佛爲了分別說明生身供養和法身供養的果報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生身供養：這個生身就是父母所生身，就是我們用這個父母所生身的這個身體來供養佛。那跟以法身來供養佛有什麼差別？在大智度論裡面就講到一個故事，就是法身供養的故事：在卷十一的地方講到須菩提，他是怎麼來行法身供養？有一次佛在忉利天宮說法，要回到人間的時候，大家都趕忙到佛的處所想要迎接佛，帶了種種殊勝的供養想要親自到佛的面前來供養佛，也希望能夠是第一個見到佛，第一個供養佛的人。這個就是生身供養，用父母所生身，來用我們的肉眼見佛，然後來做種種的供養。這時候須菩提在石窟當中，他就在考慮說：大家都去迎接佛，那我該見佛？還是不要去見呢？我該去見？還是不要去見比較好呢？他正在考慮的時候，就突然想起了佛所開示的一段話。他就想到說，佛曾經說：「如果一個人他以智慧眼來觀佛的法身，就是見佛當中最殊勝的」。以智慧眼來觀佛的法身，是見佛當中最殊勝的。所以這個見佛不是以肉眼見，是以智慧的眼目見。見到什麼？佛的法身。我們剛剛講，佛的法身就是諸法實相，所以我們能夠契入諸法實相，就是真正的見佛，而不一定要用我們的肉眼見。須菩提想到這一句話之後，那就不用嘛，我只要入諸法實相，安住在這個空三昧當中，我就等於是見佛了，我何必親自跑一趟呢？因此他就入定。所以這時候大家都很高興的去見佛。有一位華色比丘尼，她也是希望，跟眾生的心一樣，希望是第一個見佛，第一個供養佛的。可是她是比丘尼，人家也不會讓路給她，（讓她）跑到最前面去。所以她就想了個辦法，就用了一下神通，變成轉輪聖王，化現爲轉輪聖王，然後帶了一千位太子，轉輪聖王的太子。眾生看了轉輪聖王來了，還帶了一千個太子，所以紛紛就讓出道路給她走，給她通過，所以她就可以大大方方這樣走到佛的面前，然後再變回來。已經到了佛的面前，就不用原來（轉輪聖王的身分），轉輪聖王的身分就可以不用，因爲已經達到目的，所以她就再變回來原來的比丘尼身。她就很高興，因爲她認爲是第一個見佛，第一個供養佛的。可是佛這個時候跟她說：「你並不是第一個見我，第一個供養我的，須菩提才是。因爲須菩提現在正在觀諸法空，觀諸法空就是見佛法身，這個才是真正的供養」。這就是一個什麼是法身供養的最好的一個例子說明。在這個大品般若經就有講到，生身供養跟法身供養他們的果報的差別。

第十三，佛爲了說明阿鞞跋致跟阿鞞跋致相的不同，所以說了大品般若經

十四，佛爲了說明魔幻、魔僞、魔事的內容，因此說大品般若經。這個後面有詳細介紹，我們現在就不要說。

十五，佛爲了種下將來世人供養般若波羅蜜的因緣，而說了大品般若經。就是爲了我們將來的世人，能夠供養般若波羅蜜，爲我們種下這個因緣。因爲祂說了這個經，後面的人就會供養，所以祂是爲了我們後世的人

能夠供養這部經，有因緣供養，所以說了大品般若經。

第十六，佛爲了替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人授記的緣故，而說了大品般若經。這個就是有一段，佛告訴阿難說，祂說：我涅槃之後，這部經會傳到南方；然後從南方再傳到西方；之後五百年，再從西方傳到北方，就說明般若經將來會流傳的路線是這樣子。在這個流傳的過程當中，就會有很多正信佛法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會來供養這部經。供養經有種種的方法，一般來說，就是有財供養——財物供養、或者是法供養。財物供養就是最殊勝的都可以：什麼花啊、香啊、瓔珞啊；或者是法幢、法幡；音樂供養、燈的供養……，種種珍寶的供養都可以，只要是屬於財物方面，最殊勝的都可以來供養這部經。法供養呢？就是你自己書寫、或者是教別人書寫這部經；或者是讀誦這部經；或者是憶念這部經；或者是修行這部經；或者是聽講這部經，這個都屬於法供養。這些善男子、善女人不管是用財物供養、還是法供養，當然能夠得到種種殊勝的果報。什麼樣的殊勝果報呢？就是在這一生當中，他就能夠得到種種的世間的安樂；可是將來他就能夠成就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種果位而入無餘涅槃，就會有這樣殊勝的果報。佛爲我們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人授記，將來一定能夠證三乘的果位，而入無餘涅槃，因此佛說了大品般若經。

第十七，佛爲了要說第一義悉檀相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第一義悉檀，它的道理因爲是最深、最難見、最難理解的。所以佛直接爲眾生說第一義悉檀，很少人，除非上根利智的、宿世善根深厚的，而且是上根利智的人，才能夠直接聽得懂佛所說的第一義。第一義的道理，就是諸法實相的道理、諸法空相的道理。可是一開始就這樣說，大部分的人是沒有辦法接受的，所以佛爲了方便接引眾生，就有所謂的四悉檀。這個悉檀，就是「普遍」、還有「成就」，有這兩個意思。「普遍」就是普遍布施一切眾生。以這四種方法，就是用這四種方法來度眾生，第一個是普遍的意思。第二個是「成就」的意思：就是佛用這四種方法來成就眾生。就是佛用這四種方法，來成就眾生的佛道。就是佛成就眾生的方法，佛度眾生的方法，有這四種悉檀。他是有次第的，所以我們把它寫出來。

第一個是世界悉檀。世界悉檀就是世間法，佛爲眾生說世間法，因爲一開始，既然沒有辦法跟他講那個非常深奧難懂的，跟他好像，他覺得跟他日常生活、生命沒有什麼關係。可是關係是很大，可是一開始聽不懂啊，所以佛只能恆順眾生，爲他們說世間法，而且是他們好樂聽聞的世間法。因爲出世間法是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的，可是一般眾生很執著有我啊、有法、有眾生、有人，所以佛爲眾生來說法，也要用人、有我、有人、有眾生的這個假名。是假名，所以佛說法的時候也會說我啊，然後眾生怎麼樣……那不是有我、有人、有眾生嘛？可是以出世間法來講，是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，佛這樣說只是順應眾生，讓他們能夠歡喜接受佛法，所以就這些假名，人、我、眾生…這些假名來爲眾生說法。所以我們知道第一

個世界悉檀的目的，就是要讓眾生歡喜。怎麼能夠讓眾生歡喜來接受佛法呢？就是為他們說一些世間很淺近的道理，讓他們一聽就能夠明白，一聽就能夠接受，而且很好樂來學習佛法，能夠讓眾生起歡喜心，很好樂來接受佛法。這就是第一步我們接引眾生的方法，稱為世界悉檀。

第二個是各各為人悉檀。現在眾生都很好樂了，已經有興趣來聽聞，佛不能說用一法然後全部，不管眾生的根基怎麼樣啦，或者宿世的善根怎麼樣，然後只說一法。因為眾生的口味不一樣，有的人喜歡吃甜的，有的人喜歡吃鹹的，大部分的人喜歡吃辣的，沒有辣椒沒辦法吃飯。所以你就有很多不同的法，所以佛說眾生相應的法。那就是怎麼知道相不相應？就是他根基的大小、宿世善根的深淺，說他相應的法，這就是各各為人悉檀，各別各別說他相應的法。這目的是什麼呢？他覺得相應，他就能夠生起信心，然後沒有種善根的，就能夠種下善根；已經種善根的，善根能夠增長；善根已經增長的，就能夠成熟。所以各各為人悉檀的目的，就是佛度化眾生的方法，就是讓眾生能夠生善根為目的。

可是眾生個人的執著不一樣，有的人著空，有的人著有，所以為了要破除眾生不同的執著，就是要有所謂的對治悉檀。所以第三種對治悉檀，就是為了要除遣眾生的惡病，這個惡病就是執著。眾生有不同的執著，如果說他執著一切的世間法都是永恆存在的，不然他為什麼會花這麼多時間、力氣去追求這種種世間的。我們都知道是虛妄不真實的，可是他為什麼願意用盡所有的力氣，花畢生的力氣，一輩子的時間，然後來追求這些？就是因為他以為是真實的嘛！所以為了破除執一切法為常、世間法為真實的、然後永恆存在的這樣的執著，所以佛說了無常、說了空性的道理。所以佛說空，是為了要破除眾生著有的執著，以為一切是真實存在的、是實有的、是永恆的，所以佛就說一切因緣所生法，自性是空的、是無常的，說了這樣無常的道理、空性的道理。聲聞緣覺乘的，聽了這個道理，他就證到空了。從四聖諦、或者是十二因緣，就能夠證到空性的道理，明白一切是苦、空、無常的。所以聲聞、緣覺小乘，主要就是修這個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他就可以證到涅槃，證得聲聞或緣覺的果位。所以佛為了這些又著在空（因為他們所證的空，這個涅槃境界，又墮在這個空邊），所以佛為了要破除落在空邊的執著，又說了妙有。所以佛說妙有，來破除對空的執著。可是菩薩又著在妙有，以為真實，所以佛要再說中道，來破除妙有的執著。所以佛說：真空非空，妙有非有。只有不落空有兩邊，才是真正的中道。所以我們說這個「真空非空，妙有非有」，是對治對妙有的執著，這個中道呢？還是對治，不是究竟圓滿的。

所以，我們知道中道有兩種：一種是但中，一種是圓中。對治妙有的執著的這個中道，還是有所對治，這個我們稱為但中。就是真空非空、妙有非有的，不落入兩邊的這個中道，他還是有所對治。真正的圓中（圓滿的圓，但是的但），但中跟圓中的差別，這個很重要，不然還是沒有辦法究

竟圓滿成佛。只能入這個菩薩乘而已，沒有辦法究竟圓滿成佛。或者是只能夠證到藏、通、別、圓，別教的佛，沒有辦法證到圓教的佛。所以這個微細的差別，我們還是要了解。怎麼樣證入究竟圓滿的佛位呢？就是一定要當下證得圓中的道理，中道——當下即空、即有、即中，當下它就是不可思議的存在，這個就能夠入現在講的第一義悉檀。他是唯證相應的、是不可言說的，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的，這樣的一個不思議的存在，這個是圓中的境界。這個就是沒有對治了，不是對治空、也不是對治有的執著，都沒有，連中也不執著，他只是當下不思議的存在，這樣而已，是沒有辦法用語言來表示的，超越一切我們心能夠到達的這樣的一個境界。佛見到眾生的因緣成熟的時候，祂就會為眾生來開演諸法實相的道理，這個就是第一義悉檀。

所以佛的目的，希望一切的眾生都能夠契入第一義悉檀，但是還不能夠捨棄，前面的三種悉檀的這個方便接引，才能夠一步一步的到最後契入諸法的實相。因為第一義悉檀是不可言說的，你不能一開始說：「不可說，不可說」。然後就說完了，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一頭霧水。所以不得已，就要有前面三種悉檀的引導，而契入最後那個不可說的。所以前面三種都是可說的，目的是要契入那個不可說的第一義悉檀。什麼是第一義悉檀呢？在大智度論的緣起這一個部分裡面有用很簡單的幾句話，我們稍微解釋一下，什麼叫做第一義悉檀？書上是這麼說的：「一切語言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徧無所依，不示諸法，無初、無中、無後，不盡、不壞，是名第一義悉檀」。這個應該把他打出來的，沒關係，我們再解釋一下就懂了。「一切語言道斷」，就是它離一切的言說。所以諸法實相，這個第一義的道理，實際上是沒有辦法去形容的，因為言說屬於第六意識的分別，一切的言說都是尋、伺的作用。尋、伺就是，念過「百法」的就知道，他是我們第六意識細分別跟粗的分別，就是我們意識的分別才能夠說出任何的話語。所以我們只要能夠表達出來的，或者文字能夠寫出來的，能夠說出來的，能夠表達出來的，都是第六意識的分別的作用。可是所謂的第一義，這個諸法實相的道理，是沒有辦法用言語、文字來說清楚的，沒有辦法表達，所以已經超越了我們心可以去思惟的，不是、不是心，言語可以表達的，已經超越了。心念沒有辦法到達的是下面一句「心行處滅」。一切語言道斷，言語是沒有辦法說的，所以叫做道斷，已經斷除了一切的語言可以表達的。只要是言語可以說出來的，都不是中道第一義。所以它已經超越了我們言語可以表達的範圍。第二句「心行處滅」，心行處就是我們，心行就是心可以行走的嘛，就是我們心念可以到達的那個處所。我們心念可以到達的，以唯識來講，就是沒有離開八識、五十一心所。我們八識、五十一心所能夠到達的範圍，就是十法界的範圍，這是我們的心念可以到達的。可是現在的這個第一義，是已經超越了我們的八識、五十一心所可以到達的範圍，所以叫做心行處滅。沒有辦法了，你只要心念可以怎麼樣去想像、怎麼樣去臆測、

怎麼樣去……都沒有辦法，怎麼樣去觀想，都沒有辦法想出它那個境界出來。因為它已經超越我們心可以思的範圍。第三句，「徧無所依」，這個依，就是依止；無所依止，就是無所住的意思。因為有所住，就有所著了嘛，就有邊了。可是它是無所住的，所以它是無邊的，你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衡量它，已經超越了我們可以衡量的任何的邊際。它沒有任何的邊際，不會停留在任何的地方，所以它也不會著在任何的地方。所以是徧無所依，就是無所依止、無所住的意思。「不示諸法」，這個示，就是表示的示，沒有辦法用任何一法來表示；不示諸法，沒有辦法用任何一法來表示。禪宗說的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。你說它像什麼，用那個東西來形容說它像什麼，就不中，你就沒有辦法說中了。就說明說，它是沒有辦法用什麼來表達的。任何的法，你都沒有辦法用這個東西來表達說，這個就叫做第一義悉檀，這個就是諸法實相。是沒有辦法用任何一法來表達，你說它像什麼，就通通說錯了，都說不中。什麼是諸法實相的道理？「無初、無中、無後」，初、中、後，就是沒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沒有生、住、滅，所以它沒有時間相，它是不生不滅的。因為時間是有生滅的，可是諸法實相的道理是不生不滅的。所以它沒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沒有初、中、後的差別，初際、中際、後際，就是在講時間相。「不盡」，就是不可窮盡；「不壞」，就是不可變壞，就是不增不減。說來說去，就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心經上面都有，整個心經就是在講這個道理。所以會背心經的，可以馬上契入諸法空相的道理，就在講這個嘛！諸法實相是什麼？這個就是第一義悉檀：「一切語言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徧無所依，不示諸法，無初、無中、無後，不盡、不壞，是名第一義悉檀」。它就用很簡單的這幾個字，就把第一義悉檀說清楚了。這個境界是唯證相應的，沒有證到還真的只是說說而已，因為它已經超越這個言語的範圍，實際上是沒有辦法說清楚的，只有證到才知道。

第十八，爲了讓長爪梵志等大論師相信佛法，所以說小品般若經。長爪梵志就是摩訶俱絺羅，我們知道他是舍利弗的舅舅，他生在摩伽陀國的王舍城的那羅聚落，在這個小村莊出生的，他的姊姊就是舍利弗的母親。我們知道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嘛，所以他母親在懷他的時候，就很能言善道。本來這個長爪梵志每次辯論都是贏的，可是自從他的姊姊懷孕之後，他每次都辯輸。他就突然明白了，這一定不是我姊姊很厲害，是她肚子裡面的小孩很厲害，還沒有出世就這個樣子，如果出生以後，我這個做舅舅的一定是辯輸他，然後顏面無光。怎麼辦呢？趁他還沒有長大，還沒有很厲害之前，我趕快去遍學一切法。所以他是印度婆羅門，所謂的梵志，就是在印度婆羅門出家的才會叫梵志，在佛教出家的不會叫這個名詞。所以我們看到梵志這兩個字，就知道他是在婆羅門裡面出家的修行人，就叫做梵志。因此他就到南印度去出家，然後發願要遍學。因為當時的婆羅門的經論就是有十八部大論，十八種大論，是婆羅門當時的經典，有十八部，他就發

願要遍學十八部。他想說這樣一定很穩當，因為全部通達之後，一定不會輸別人。他就發願出家，然後發願讀遍十八部大經。所以有人問他說：這十八部你要選擇哪一部來好好的研究呢？他說我全部都要學啊！別人就很瞧不起他說：一般人是窮其一生，大概研究一部論可以通達就很了不起了，你居然要……就說憑你可能嗎？十八部全部都要讀完可能嗎？他就因此自尊心受到打擊。前面已經辯輸他姊姊，已經覺得很丟臉，現在再被人家瞧不起。所以他就發誓我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，把十八部大論完全的精通，我就是忙到沒有時間剪指甲，也一定要發願把他讀完。所以他太用功，用功到沒有時間剪指甲，所以指甲就越來越長，大家就稱他叫做長爪梵志。那個爪就是手指甲，手指甲很長，指甲很長沒有時間剪，所以大家都稱他為長爪梵志。他果然可以經過十幾年的努力，果然把十八部大論都精通了，然後整個南印度已經沒有人能夠辯倒他了。他想說，可以了，是我回家鄉的時候，因緣成熟了。所以他就直奔王舍城，他出生的那個地方，他一到他的家鄉，他就打聽我姊姊的兒子現在在哪裡？趕快就要找他。別人就跟他說：你姊姊的兒子真的是很了不起，他才八歲就能夠精通十八部大經。不要等到他這個時間，是八歲就已經能夠背誦十八部大經，而且還能夠了解整個經義的內容，才八歲而已，所以非常了不起；然後十六歲的時候，論議第一，就是說已經沒有人可以辯贏他了，他的論議已經勝過一切的人，沒有人能夠超過他。他現在在哪裡呢？他跟一個釋迦族的修道人，姓瞿曇的這個修行人，已經跟他出家了。他一聽，就直接往佛陀的那個地方就去了。他心裡就在想說，這個人，我姊姊的兒子這麼厲害，可是這個人是何許人也？他居然，他到底是用什麼幻術來迷惑我姊姊的兒子，然後可以騙他到他那個地方去出家？他也一方面很好奇，就直接到佛的面前，先頂禮佛之後就坐在一旁。這個時候，舍利弗剛剛隨佛受戒，受完戒半個月，才剛剛受完戒半個月，然後站在佛的旁邊幫他搨扇子。因為印度很熱，所以在旁邊幫佛搨扇子。這個長爪梵志，就坐在那邊想，等一下怎麼樣辯贏佛嘛，所以他就在想。因為當時大部分的論師的說法都是「一切論可破」，就說你有任何的立論我都可以把你破除掉。你只要說出來的任何的一個論點，我都有方法把你破除掉；「一切語可壞」，你只要能夠說的出來的話，我也一樣可以把你毀壞掉；「一切執可轉」，你今天不管執在什麼地方，它都是可能會轉變的。當時的大論師都是這樣的說，他們的知見都是這樣子：「一切論可破，一切語可壞，一切執可轉」。到底什麼才是那個不生不滅，然後不可破、不可壞、不可轉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？他就在那邊想：什麼才是諸法（一切法）真實的相貌？想了半天，當然是找不到答案，因為他不明白諸法實相的道理。所以他就想了半天，沒有辦法，找不到答案，好像人沉到大海裡面，然後茫茫大海，無邊無際，摸不到一個頭緒。沒辦法，他只有，還是用當時的那個，大家認為最究竟的那個辯論法：就是「一切法不受」。所以他就直接跟佛講說：「我一切法不受，這就是我的論點」。

「一切法不受」，因為一切法都是可破、可壞、可轉的，我只有一切法不受。因為你受了任何一法，都是可以被破壞的，所以我就任何一法都不受。這樣應該是最安全的，所以他就跟佛講說我一切法不受。佛就微笑的問他說：「你一切法不受，那這句話你受不受？」你自己說的這句話你受不受？你說一切法不受嘛，你現在說的這句話，你受還是不接受？接受還是不接受？他一被問，就被問倒了，想說：完了！完了！我已經輸了。因為我現在不管講是受還是不受，我是已經居於兩敗之地。只是一個答案是比較明顯的失敗，一個是比較不明顯的失敗，可是我不管講說受還是不受，我都已經輸定了。如果我說「一切法不受，我連這句話也不受」，我們這樣乍聽之下，好像滿有道理的，可是他也輸了。對不對？因為他自己說一切法不受？你連你自己的這句話也不受的話？你等於自己推翻自己了。對不對？所以也是輸了啊！只是這樣講？好像從頭到尾都把它否定掉，全部把一切法否定掉了，聽起來好像還滿順的，沒有很明顯的破綻。可是另外說「我一切法不受，可是我說的這句話我接受」，很明顯的就錯了。因為互相矛盾嘛！你自己說一切法不受，可是你現在又接受你自己說的這句話，那是不是自相矛盾？所以我如果回答說：「我一切法不受，這句話我接受」。大家一聽，錯了嘛！這樣就輸的比較明顯。所以他就決定，反正都輸了，我就選一個，那個大家比較聽不出來破綻的來回答佛說：「我一切法不受，這句話我也不受」。佛就還是輕描淡寫的說：「你既然說一切法不受，連這句話也不受的話，你跟一般當時的大論師，其實也不見得比他們高明。因為大家都是這樣說的，你也沒有勝過他們什麼，所以實際上你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嘛！」祂只有淡淡的說了這麼一句話而已。可是這時候長爪梵志，就已經羞愧的無地自容。因為一般人的反應，不會像佛這麼的柔和，說：「你就跟別人沒有什麼差別嘛！因為大家也是這樣子說的」。可是有的就不是這樣子而已，他就說：「那你錯！我對了！」所以我勝了，我勝你，然後你錯了，當面跟他難堪嘛！也有很多是這樣子，當下就是要把他破的無地自容這樣子。所以他當初就羞愧的，然後就心裡面一直讚嘆佛說，佛真的很了不起，一句話就把我考倒了。然後祂是這麼樣的柔和，心是這麼樣的柔軟，心又是這麼樣的清淨，真的是智慧是通達無礙。他馬上就知道我的執著在什麼地方，馬上就知道怎麼樣來破除我的論點。所以他當下是心服口服，貢高我慢馬上就被降伏了。所以佛在旁邊也看的出來，他是真正的心服口服，所以就為他說法，來破除他的執著。所以當下他聽完佛的開示之後，就證到了初果阿羅漢。在旁邊搵扇子，不小心聽到的那位舍利弗，當下就證了四果阿羅漢。所以之後，長爪梵志就隨佛出家，沒過多久，他也證到阿羅漢。這就是佛怎麼樣來調伏當時的大論師，像長爪梵志這一類的大論師，讓他們來相信佛法、接受佛法，所以佛說了大品般若經。我們就舉了一個長爪梵志，當時最厲害的論師來說明，佛是怎麼調伏他的，其他的論師當然就很輕易的都被佛所調伏了。

第十九，佛爲了要說諸法實相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這個我們現在也明白了，整個大品般若經就是在講諸法實相的道理。所以，有天子問佛說：「般若波羅蜜這麼深，我們到底應該怎麼來形容它？它的形相，般若波羅蜜的形相到底是怎麼樣？」雖然是不可說、不可說，可是佛還是能夠方便開示。所以佛就告訴這些天子說：如果要說什麼是諸法實相呢？就「空」是它的相貌。所以諸法實相，就是在整個大品般若經，就是在講諸法畢竟空的道理。所以要勉強講的話，什麼是諸法實相的相貌呢？就是空是它的相貌。畢竟空，諸法畢竟空的道理，就是般若經裡面所說的道理；「無相」是它的相貌。它的相貌，就是沒有任何的形相，就是它的相貌，所以叫做無相。是沒有形相，就是它的相貌。所以，你不能說它是青黃赤白……什麼顏色，你也沒有辦法形容它是長短方圓，長短方圓大小都沒有辦法形容。所以它是無相，是諸法的相貌；「無作相」是諸法實相的相貌。這無作相，就是沒有任何的造作，它不是造作出來的。所以諸法實相不是修出來的，不是修出來的，修出來的就會壞掉。可是諸法實相是不生不滅的，它是不會壞滅的，所以它不是修出來的，不是造作出來的，它是唯證相應的，你證到了就是。它不是有修就有，沒修就沒有，不是！它是無作相；「無生滅相」，所以它沒有生滅相；「無行相」。這個行，就是變遷，它是不會變遷的。所以剛剛講第一義悉檀它就不盡不壞。不可窮盡，是不可壞滅的，不可變壞的。現在諸法實相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它是沒有變遷的相貌，無行相就是沒有變遷的；是「恆常不生」的；「如性相」。這個性，就是講萬法皆如的道理，就是法爾如是。我們剛剛講它就是不思議的存在，不思議的意思，就是說不可心思、不可言議。不可言議，就是言語道斷嘛！不可心思，就是心行處滅。不可心思、不可言議，叫做不可思議。它就是不可思議的存在，所以它超越了言語，或者我們心行可以到達的地方。所以它是如性相，就是法爾如是，它就是萬法皆如，它就是這樣子存在。這種存在是不可心思、不可言議的，這樣的一個不可思議的中道實相的存在。無生滅相，我們剛剛講過了，如性相；然後，最後一個是「寂滅相」。不生不滅，是一種寂滅的狀態。這個就是佛爲諸天子回答，說什麼是諸法實相的一段說明。

好！最後一個，佛現在要說無可諍論的部分，所以說大品般若經。諸法實相的道理，就是不可諍論的部分。因爲不可說了嘛！不可言說，當然就是不可諍論的。所以一切可以論辯，一切可以諍論的，都不是諸法實相，都不是第一義的道理，都不是中觀正見所能夠表達的。所以佛說法有兩種情況：一種是可以諍論的部分；一種是不可諍論的部分。我們現在知道不可諍論的部分，就是所謂中道實相，諸法實相的道理，第一義的道理，這個是不可諍論的；可是同樣的，跟我們剛剛說四種悉檀，佛爲了方便接引眾生，不能直接說「不可說，不可說」的這個內容，所以祂要方便說，所以就說了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的道理，說了要發菩提心、行六度、然後十波羅蜜的道理，這都是可說的啊！所以它都是屬於可論議的部分、可諍論

的部分。相對的真理是可以論議的；絕對的真理是不可論議的。可是佛爲了要讓我們能夠契入那個絕對的真理——就是諸法的實相，所以不得已，就要方便說了很多可以諍論的部分。所以我們看佛在阿含期的時候說，爲聲聞乘、緣覺這些小乘人說法，他就說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是爲了要對治四顛倒；可是在最後涅槃，法華、涅槃期，佛在涅槃之前，一日一夜說了涅槃經，裡面就說常、樂、我、淨，什麼是大涅槃的境界？居然說是常、樂、我、淨！可是常、樂、我、淨是最先阿含期，說什麼四顛倒要破除的，要用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來破除的四顛倒。可是到最後，居然說是大涅槃的境界，變成大涅槃的境界。所以很多人就弄不清楚了。所以利根的人知道佛的方便，知道佛的用心良苦，知道是爲了接引眾生，所以說了前面的。一共是分了五個時期嘛，這樣一步一步的接引眾生。到最後法華、涅槃期的時候，才說了前面是方便說，無二也無三嘛！前面是說三乘、或者是五乘的道理，可是到最後法華經的時候，他說無二也無三，只有究竟圓滿的一乘而已。爲什麼會前後好像矛盾？就是佛前面所有的，都是接引眾生到最後的方便而已，所以前面是可諍論的部分，利根的人明白佛的心思，所以就不會起諍論。雖然佛一下子說無常、空；一下子說什麼妙有；一下說中道，都知道佛是爲了破除眾生的執著而說的方便。可是鈍根的人不知道，佛說空，他就著空；說有，就著在妙有，所以他們就會起了諍論。所以佛說法，雖然有這兩個部分，但是我們要明白：可諍論的部分，只是屬於相對的真理，它是爲了要引導我們到那個不可諍論的部分，不得已才方便說的。所以我們學佛修行的這個過程當中，也是要有智慧來分辨，不然也覺得好像有矛盾衝突的地方，其實那個都是方便。可以諍論都是方便說的部分，有世界悉檀、各各爲人悉檀、還有對治悉檀，這個都是方便說，不是究竟了義，不是第一義悉檀的道理。我們明白這個，在學習的過程當中，我們就不會覺得，好像這個法門跟那個法門好像有衝突。在心裡面沒有辦法把整個佛法做一個融會貫通，或者是不知怎麼取捨。可是如果我們了解諸法實相，就是讀了這個小品般若經（這個大智度論，是詳細解釋大般若經的內容），我們學了之後就能夠通達無礙的來遍學一切法、成就一切法。就是只要有諸法實相的智慧——般若波羅蜜——就能夠通達無礙。智慧也能夠通達無礙，證得這個諸法實相的道理。

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，它實際上是無量無邊的，所以我們現在說佛說般若波羅蜜的因緣，因爲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量無邊，所以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，它的因緣也應該是無量無邊。可是現在是略說，只是簡單的來介紹，佛爲什麼說小品般若經的因緣，只能很簡單的歸納成二十個因緣，可是它應該是無量無邊的，我們對這個有一些了解就好了。這個也是方便說，只是簡單說了二十個，實際上它是有無量無邊的因緣才對。

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。

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；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